

意 思

韩丽晴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意思

韩丽晴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意思 / 韩丽晴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7.1

(“记忆乡愁”散文丛书)

ISBN 978-7-5306-7139-9

I. ①意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4867 号

选题策划:杨进刚 徐丽梅 装帧设计:郭亚红
责任编辑:高 为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154 千字

印张:8.25

版次:2017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7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31.00 元

目 录

秤心 / 1

安静 / 27

寂寞 / 37

情事 / 59

素净 / 73

秩序 / 92

种植 / 102

热潮 / 121

后厨 / 138

暗权 / 149

麦子 / 163

迷恋 / 183

淡趣 / 201

亲密 / 218

江南 / 230

村庄里,有人(代后记) / 251

在乡村古老的风俗里，宽恕是一种自我寻求心安的机巧，与其说在寻求别人的宽恕，莫如说是在追寻自己的心安。这种心安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，甚至连真诚都看不到，只有恐惧。当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去祈求别人宽恕时，宽恕才会真正体现出它的悲悯性来。只有当悲悯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才具备去宽恕他人的能力。

秤心

晚上，米小畦在灯下读《阿伦特为什么重要》这本书。阿伦特是她喜欢的哲学家之一。因为阿伦特简洁明了地用“平庸的恶”这一理念，解释清了历史和现今诸多矛盾的根源；也解决了米小畦原先许多生活中搞不清楚的各种状况。哲学是什么？在小畦看来，就是帮助找到生活真相的智慧。

阿伦特“平庸的恶”，原先是用来定义纳粹高官费希曼的罪恶行径。恶，根源都是一样的，“平庸之恶”如果移到凡人的生活中，就是那种因为缺乏思考而盲从、支持或者屈服于大多数并且依赖从中找到利益的行为，人从追求便捷无害的本性出发，

会依赖用小恶去构筑一个让自己生存得没有障碍的小环境。

多数世人,之所以觉得寂寞,是因为心中没有他人,无从体会他人的感受,永远活在自我需要之中。唯剩自我,当然寂寞。自我占据得太满,易生小恶,也即平庸的恶。小恶一旦膨胀起来,不干点坏事是不可能的。古人也曾言,利器在手,难免不生杀心。

小畦乡下有个叫麻大锁的人,他有个弟弟叫麻小锁,两个上海知青。到底是兄弟,长相生性都接近,脑子不太好用,瘦小。

知青,知识青年的简称。大锁小锁虽说是知青,识字却少,来乡下后没回过上海,说上海没有什么亲人,回去也是扑空。

麻大锁胆小。乡下形容一个人胆小时,会说他连鸡都杀不死一只。

麻大锁从不杀鸡,胆小是个原因。再说,他也没有鸡可杀,比贫农还要贫农。

大锁偶尔帮人做零工,吃饭时桌上如果有肉菜,他是一定要在举筷子前说两句,意思是不吃还不行,馋,饿。村里人都笑他,说他是又馋又懒还装模作样。

小畦觉得麻大锁人很好,最起码他吃肉菜时,不像乡下有些男人,挟一大筷子,咕噜一下吞进去,嘴角边分别挤出两坨油冒出来。麻大锁把肉小心地放在饭上,连饭一起扒进嘴里,闭着嘴巴咀嚼,不见牙齿,光看到腮帮子上下来回动。找他帮工的主家有时会催他,说你吃快点啊,等你慢慢嚼完了天也黑了,哪有时间做活呢。

麻大锁便回对方一句：饭要慢慢吃，宁生穷命，不生穷相，难看。

这都是麻大锁常挂在口头上的话，别人听习惯了，偶尔也拿这话和他开玩笑。

乡村里没有娱乐，就靠嘴皮子找点快活。

村人便又借这话取笑他，哪还轮得上你说难看，有哪个看你啊，你又麻又矮的，婆娘都娶不上，连嫌你难看的人都没有一个，还自尊自贵。

麻大锁笑笑，慢慢吃他的菜，也不多说话了。反正只要主家容他慢慢把饭吃完就行了。

前面忘记交代，麻大锁不姓麻，只因他满脸遍布小时候得天花落下的小麻坑，人们就顺口喊他麻大锁。村里可能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姓，甚至顺带连他弟弟也被叫成了麻小锁，其实麻小锁不麻，长了张干干净净的黄巴巴的脸。乡下的人脸都黄，吃瓜吃菜吃成的那色儿。

至今，在城里生活的小哇，越发觉得麻大锁身上有部分习惯，是种美好的品质。当然，若他活到现在，生活在城里，同样要被别人取笑。这个社会，走到哪里，都会遇上没有学会真正济弱的群体。

被人笑话，有时不是因为真做了什么值得可笑的事，或者说了真有那么好笑的话。而是因为他在那个群体中，是个弱者。如果他是一个能调动很多资源的人，那便是个强者了，谁还敢笑话他呢。调戏弱者，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，以此种小恶获得娱

乐的快感,成了许多人自鸣得意的粗鄙习性。还有,别人笑话麻大锁,是因为他身上那些做派,是他人怎么也学不来的。

除了吃肉菜在举筷前小心翼翼说两句表示心有愧疚和不忍的话之外,麻大锁还有一个习惯,他有两件青蓝布罩衣,一年四季轮流穿,竖领,对襟,盘扣。

冬天,罩衣里加件棉袄,刚刚好;春秋天脱掉棉袄,也不显得有多空荡;夏天热起来了,松开颈下第一个扣子,卷起衣袖到胳膊肘处,可以当作短袖穿。

头发永远五五对开分,抹头油,即使下田做活计,他也是青蓝布衫、纹丝不乱的头发。

生产队里最权威的人要数队长和会计了,但两人都没有麻大锁这样体面的穿着。不是不能,是没有这习惯。乡下人出门做客才有类似的打扮,麻大锁天天穿得衫衣齐整,人们当然就把他归于好吃懒做的那一类。人们本能地有种偏见,对于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人,天生就想把对方置于可以随意贬低的语言的低洼处。

当然,最主要的还是因为,每逢类似于有扛稻把、挑大粪、挖墒沟这样的重活,麻大锁是不去做的,他说他不能做,一做就得病。

生产队长怕了他,大锁确实会生病,村上保健站的赤脚先生上门给他检查过了,心跳血压都正常,查不出来病长在什么地方,只好让他在家憩着。队长作躁不得,还得给他算工分,大锁坚持说是在生产队出工累出来的病,那可不得算工分嘛。你

不算工分试试看，没吃没喝生产队还得照样管。村子里这点非常好，尽管大家都吃不饱，但从没饿死过人。到底是苏中地区，土地养人。人与人之间，没有那么绝情，真正过不下去了，只要伸出手去，总有人会拉一把。

大锁躺了几天后出门，路上碰到村里的人，迎面而来的人就问他，麻大锁你的懒谎病好了啊？

麻大锁笑笑，讷讷道，你们都说是懒谎病，有哪个情愿装病？我都瘦了哎。

不过，他比几天前似乎越发瘦了一点。取笑他的人，便有点儿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。

村子里从不取笑麻大锁的人中，也包括赤脚先生。村里人敬重有文化的人，从来都将医生、学校老师称作先生。村里保健站的赤脚先生有四个，小张是当年高中毕业的年轻人，小顾是早几年高中毕业的，年龄比小张要大些，还有一对夫妻，是乡上卫生院派下来支持乡村医疗事业的，干脆就把家安在了保健站，他们带来两个儿子，都是帅帅的。

这四位先生从不取笑麻大锁。有次麻大锁在保健站看病，有个同生产队的人也在打针，便笑，说张先生，你帮他打个不准想婆娘的针，他就什么病都好了，他得的是想婆娘的病。

张先生当时还是没有结婚的高中毕业生，一开类似的玩笑脸就红。他照例是笑笑，不搭话，只顾往病人屁股上擦棉球消毒。

顾先生正在煤球炉子上煮针。针锅里笃笃地在响。顾先生

说，大锁，麻烦你帮我把炉子封起来。

麻大锁就站起来，麻利地把一片小铁皮插在炉子通风口上，炉子立马就熄了火，锅里煮针的水也不叫唤了。

顾先生立马说，大锁多勤快啊，看下次还有哪个人说我们大锁懒。

大锁便有点像孩子样不好意思了，但脸上的笑容分明是喜悦的。那些个刚刚取笑麻大锁的人，便也讪讪的。他们都愿意听顾先生的话。

不管什么时候，当麻大锁穿着蓝衣梳着中分头，在村头地角出现时，村人便喊住他，说大锁你天天打扮得水滴刮亮的，相亲啊？

麻大锁笑嘻嘻道，还要麻烦你帮着说一个来呢。

语气里的诚意近于乞求。

说的人得寸进尺，说我前天倒是碰到个姑娘，人也不错，就是脸上有些麻点，跟你一样的，人家妈妈老子作躁，就因为有这么几个麻坑说不到男将，还拜托我帮着找适合的人，看能不能说上一门亲。

麻大锁一听，眼里冒出光来，但很快又熄了，说你是哄我的吧？这样的话，他往常听得多了，便不肯轻易再信。他也知道，一旦信了，自己又要说出许多让人更加笑话他的言语来。

除了大忙时节外，村里的闲散时光是多得用不掉的，路上碰到一个人，能拉半天呱，遇上麻大锁开开他的玩笑，是取乐的法子之一。

类似的话还有下面这个：

麻大锁，上次有个女的，安徽讨饭来的，你要不要？

麻大锁说要的要的，你把她领来，饭还是有得吃的。

麻大锁，有个女的，黄花闺女啊，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瘸子，你要不要？

麻大锁说咱不嫌弃人家，你把她领来，我肯定好好把她供着，不让她挨一点点苦。

以上种种，都没有下文。

麻大锁起初是当真的，后来慢慢知道，人家嘴里说的那些姑娘，都是虚空，是逗他玩。他倒很配合。笑话如同相声，如果没有人配合，笑话就不好笑了。如果麻大锁不配合那些拿他取乐的人，估计连搭理他的人都没有。一个手不能提篮、肩不能扛担的上海知青，在一个自己没有任何优势的村里，在一个以力气大为荣的生存环境里，如果他不肯配合别人取乐他，那他还能立足？显然不可能。

不过，可能也是因为他的配合，玩笑慢慢升级了。

有人说，麻大锁啊，上次说的脸上有麻坑的姑娘，人家没嫌你穷，同意嫁到你家来。只不过，人家有一点儿意见，你看怎么办好？

有甚呢意见呢？麻大锁很认真地问。他现在能说一口当地方言。

人家呢，嫌你年纪大，看上你家小锁啦。小锁呢虽然跟你一样，又矮又瘦，也有懒谎病，但他毕竟比你小个五六岁吧，再说

脸上也没坑坑洼洼的。你看这怎么办,是先说给你,还是说给小锁?

麻大锁一听,还真的发了愁,他嗫嚅着,一时吐不出完整的话来。

那人更趁机加了把火,说照理应该先说给你,你是老大嘛,哪有老大还光条条的,老二倒抢先娶上了,不作兴这样。但话说回来,小锁比你条件好啊,人家单就看上了小锁,上次小锁还拜托我帮他先说门亲的,他说他年纪也不小了,都快三十了。

边上有听闲话纳鞋底的女人,听不下去了,笑着呵斥那一本正经逗着麻大锁的人,说你个拿宝小,活嚼糟宝,别哄大锁了。

麻大锁当真了,说小锁真是请你帮他说亲的?

那人说,是啊,这哪能贪谎,他说他条件好,如果等你说上了他再说,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,你要一世说不上亲他还要等一世?

这就是挑拨离间了。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,在相依为命的两个外乡人、亲兄弟间挑拨离间,真是不厚道。

人,有时不是故意不厚道,许多不厚道的话、不厚道的事,都是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。这可能就是阿伦特“平庸之恶”这一理论中所提及的核心思想,恶的来源有时是因为“无思”,盲从于某种既定的不思考、随大流的大众习惯。在大家都把这种取乐弱势当成一种正常娱乐方式时,麻大锁的命运自然成了一种应该,甚至是活该。世上有种邪和坏,小小的,

正因小小的，才堂而皇之地流行。

过了几天，麻大锁找到上次那个村人，说我跟小锁商量了，那个姑娘你领家里来，脸上有坑没坑的没关系，说给小锁早点生个儿也好，我反正年纪大了，过两年就四十岁了，说得上说不上也没有甚呢意思。

对方愣住了。没想到平日里一心想着要娶婆娘的麻大锁，这么痛快地就同意把一个姑娘先说给弟弟了。尽管那个姑娘根本不存在，是说的人凭空生造出来的。

麻大锁真的为了给弟弟说亲的事，盯上了那个起先开玩笑的人。麻大锁也真的因为这个玩笑，掐灭了自己想娶亲的欲望。

别人再跟他开玩笑，说大锁，有个姑娘说给你吧。大锁眼里冒不出从前那样的光了，但他依然笑着，谦逊到卑贱，认真拜托对方：说给小锁吧，小锁再不说亲生儿就晚了，再晚几年他有儿我都抱不动了，我慢慢就老了，又有病，他有个儿我怎么帮他抱呢。

麻大锁还是麻大锁，依旧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，光滑的中分头。只是他的眼睛里，真的没有光了。人们还是继续开他的玩笑，说麻大锁啊，你天天穿得这么衫衣齐整的，是不是弟媳妇上门来了？

麻大锁笑笑，说嫂子啊还要麻烦你帮着说说呢，还没有姑娘肯跟小锁好上呢。

后来，小畦外出读书的前几年，麻大锁死了，死在生产队仓库后的小披屋里。没过上几个月，麻小锁也死了。兄弟俩死得都

没有什么动静,就是先是病了,睡了几天,然后就死了。两个上海知青,光知道是从上海来的,不知来自于哪里,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上海的人来看过他们。弟兄两个,始终没有说上亲。生产队以对待五保户的待遇,买了棺木,把他们埋了。

村子里少了那个蓝布褂子的身影,人们没有为此觉得有什么不合适。

本来嘛,那个蓝布褂子的影子,就是矮小的,就是瘦弱的,就是可有可无的。

小畦还记得小时候,她和一群孩子,跟在麻大锁后面大喊,麻大锁、麻大锁、麻大锁,连绵不断地能喊出一两里地。这种叫喊没有什么特别意味,但好像如果不这样跟在后面喊,就体现不出孩子们的快乐。乐趣贫瘠的年代,弱者就是供人娱乐的工具。不仅强者娱乐弱者,弱者更喜好娱乐弱者。仿佛在这个过程中,自己不弱了,像模像样地强起来了。

二

麻大锁是善良的,不过因为弱,这种善良被人读成了懦弱和无用。人们习惯臣服于强权者的傲慢和凶霸,以为那是“有用”,信任并且主动追求“有用”,是群体性的盲从,也是一种精神偷懒。

麻大锁吃鸡前,要做个姿态,表示自己是熬不过馋和饿才吃的。多少表示了一点儿强者的难为情的意思。这就是生活的

强权逻辑,比如人要杀一只鸡煮了吃,不会想到征求鸡的意见,人杀鸡是天经地义的事,鸡就是被杀的命运。这是鸡也就罢了,只要是被人喂养,便早晚跑不了被杀的命运。这种逻辑不止于在鸡的世界,在动物世界如此,在更高级动物人的世界里同样管用,看起来人人生而平等,但以权力奴役人,甚至谋杀,却是自有人类以来便持续至今的惯性,因为人人都在追求可以“奴役和谋杀别人的权力”,不仅谋杀有形的生命,还谋杀人的权利、尊严、机会等等。

当这个世界类似的杀戮多了以后,便希望得到宽恕。阿伦特说,宽恕一个人,不等于宽恕他的所作所为。

其实,宽恕是很难的,一个人如果不能设想对方的真实心境,便做不到真正的宽恕。宽恕是一种很高级的情感,慈悲的人才配得上拥有。

想起乡下有一种仪式,要等到人死了后,才想起来要求死者宽恕。因为,得不到宽恕是令人恐惧的。人们恐惧于那种恐惧,而不是恐惧于事件本身。

村子里有对青年男女恋爱了。

女方是隔壁村的团支书,男方原先是农民,后来男方参军入伍,一个农村苦孩子,硬是靠着死干死拼,被提了干。

提了干后,首长的女儿看上了他。那是让人无法拒绝的情感关系,他没有高尚的自制力,他向往那种姻亲关系有可能给他带来的某种前程。于是,男青年便想退掉家里原先订下的这门婚事。

但被退的女方不同意，在乡下被退婚，很丢面子，后果严重，整个家族跟着丢人。那个年轻的军官，是米小畦的远房表哥。他死时，米小畦才上幼儿园。

女方不同意退，他便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。想不出办法来，不等于他同意不退，而是他被搞得僵在那儿了，他不知如何进退才好。女方家里的人对他说，你要敢退亲，我们就到你部队上去闹，闹得你把军装脱下来，滚回生产队当农民佬，你还敢退？！

他不敢了。

他确实不敢退亲，他退不起。如果他敢退亲，女方真像所说的那样去他部队上闹，他是一定要被部队首长批评的，是一定要被退回来当农民佬的。

当农民他不怕，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，已经当了几个月的农民，媒人就是这时上门，说下了与邻村姑娘的亲事。他耕过田，拔过草，耙过地，一个读过书的人，再回来当农民，他觉得没有什么不体面的。自古以来，不是讲耕读传家才是富裕之家吗？耕与读，本来就是符合儒家精神的农耕社会的美好家庭的典范。

尽管知晓这些道理，但他还是不能被部队退回来。因为，他是个读书人，如果正常退伍回来当扛锄头的农民佬，那是光荣的。但如果是被女人闹得退回来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，他将把全生产队、全村人的脸都丢光了。

他出门当兵，队里的人个个敬着他，把他当作整个村庄的光荣。